

蝉鸣空满耳
——通城回忆日记之一
□汪晓远

我站在文峰公园里。濠河水向四方流去。

想起十年前,我七八岁,一年四季,不论早晚,此地都是一片人声鼎沸。动物园里不用力挤占不到好位置。

身旁走过去几个卷毛男,还有很大的风声,太阳照在身上噼啪作响。我站了很久,走过去一个小男孩,在玩手机。

我进了南通动物园,像国王一样审视自己的动物,除了我,这个地方一个人没有。

这是六七年以来第一次来动物园。看狮子,看老虎,豹子……都在睡觉。皮毛、神态、眼神……太阳下都焉了,打不起一点精神。我看它们坐卧在堪比厕所的环境里,看优美的黑天鹅与水鸡为伍,在污水里啄食,看猕猴躺在地上,互相抓虱子,没有树,没有游客。

这几天在看《未来简史》,里面有这样一问:人,凭什么比动物高贵?有灵魂,有心灵,可是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有一种想法认为人的一切主观体验都来自大脑中的生化反应。人,不过是生化算法的集合。或许就是我们的计算力远强于动物。所以我在笼子外拍照,他们在笼子里百无聊赖。那这样说,计算力更强的人工智能是否也会在未来,把我们赶进笼子呢?

难以想象。

我是认可灵魂这个概念的。只是我们没有研究明了而已。我也认可动物的主观体验。

所以我以后不是很想再来动物园了。

公园西是玩套圈游戏的地方。

小时候最希望长大长高,这样只要轻舒猿臂,外面一圈都如探囊取物。小时候遥不可及,不知道花了爷爷多少钱套圈,那些小而无用的玩具并非我所想,可是那种差一点点就能套中的气馁和手里握着一把圈的踌躇满志,让我欲罢不能。

最终我十个圈中了三个,一个塑料小水桶,两把塑料枪,都是外围的,且前三次全中。于是后面七次我想着搏一搏。

圈套完了,搏了个寂寞。心里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这东西骗钱来的。一个是:我还能搏!下次一定能中!

在我的手拿出第二张二十元之前,我恨恨地落荒而逃。

继续在文峰公园里散步。景色很美,和童年的记忆吻合得很完美。只是,少了游人。

唏嘘不已。曾经壮年的游乐园管理人都近暮年,墙上刷了新漆依然斑驳。游乐园里几乎没有变化,多了一个挖土机的设施。

总算看见有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两三岁的儿子挖土,满头大汗,不亦乐乎。周围是一圈的公园管理员坐着打长牌。

蝉声和烈日向来是很配的,只是这里不可能有空调,电风扇也少有。扇子的抓柄包了浆,遮阳帽褪了色。我静静走着。

想起一句诗:“不知心事向谁论,江山蝉鸣空满耳。”午后了,蝉依然在叫。我坐在文峰公园外的一家烤肉店里玩着手机。看着它。

不想承认,不愿承认。那个记忆里的天堂,那个满载我童年的地方,它老了。



不寻常的旅程
□吴光星

2019年11月中旬,我和老伴准备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探亲。

飞机在深圳宝安机场落地后,走过廊桥进入机场大厅,宛如步入一座典雅美丽的花园,大厅内用各种花卉、各式盆景别出心裁地营构出千姿百态的景观,使人目不暇接,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心中不禁赞美一句:好一派南国风光。

从岁月静好的祖国来到风景如画的比利时,一家人相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国内传来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一家人心情沉重起来。为了防备当地人误会,引来意外麻烦,我俩决定:每天窝在家里,决不外出半步。

二月中旬签证期到了,准备回国。我俩退掉了早就买好的返回深圳的机票,重新购买了直飞北京的机票。

始料未及的是2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暴发,蔓延趋势越来越严重,欧洲各国开始封国。3月18日中午12时,比利时政府宣布全国进入“严格禁闭”状态,布鲁塞尔开始“封城”。

四月中旬欧洲疫情越来越严重,我俩预订的航班取消了,又得准备材料向比利时政府申请延期。正在这时,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比利时国王菲利浦普通电话,习主席电话中提出:希望比方高度重视,并做好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安全和保障工作。感人肺腑的电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主席对海外人员的关怀,使人终生难忘。我们用网传方式向当地政府传交了再延期的申请材料。不到三天就直接收到了比利时外交部、卫生部、国家防疫中心联合发出的再延期60天的电子批文。

延期批文到手,新的忧虑又来了,老伴每天必须服用的降压片所剩无几。如果请国内的亲戚寄,三个月内也不能收到。如果去当地医



院就诊,从一些微信视频中看到,去医院的人较多,半数人不戴口罩,被感染的风险很大。好在儿媳想出了一个方法:与她的保健医生视频连线,告诉她服用的降压片的中文和英文商品名称、化学结构式、剂量等。保健医生开出处方,把它在网上传输到最靠近居住地的一家药店。付款后药店立即派人把降压片送到。给保健医生诊疗费,她始终不肯收,并说:防疫时期帮助别人是医生应尽的职责,她只开了一张处方,不应该收费(国外处方费远高于药费)。困难之中还真碰上一位好医生。

眼看囤积的食物支撑不了几天了。又听说超市有工作人员被感染,不敢去超市,只能网购。搜索到几家外国超市网站,总是爆网,下不了单。后来得知:超市货源还是很充足的,就是送货的人少,他们首先要保障医院和医护人员家属的供货。这种做法还是值得称道的。好不容易从邻近城市一家中国超市网购到一些面条、调味品,通过邮局寄来,两市相距不到50公里,货到家却用了一个星期。又从邻国荷兰一家中国超市网购到一些水果和蔬菜,也是通过邮局寄来,这次只用了三天就到货了。但打开包装箱一看:蔬菜将近一半已经腐烂,只好把没有腐烂的拣出。每天我们都把食材算计了吃,做到一点都不浪费。后来中国驻欧盟使团海关处千方百计联系到一家向中餐馆供货的当地批发商,由他供货上门,吃饭问题才得到改善。

我俩在布鲁塞尔生活了七个月,仅离家外出三个小时,终于躲开了这场瘟疫。在回国后的两次隔离观察中,共做了四次核酸检测和两次血清抗体检测都呈阴性。张文宏教授有一句名言:居家隔离不被感染,就能闷死病毒,就是抗疫战士,就是为抗疫作贡献。这句名言也为今后个人防疫指明了方向。



海边的早晨
陈顺源

茶泡饭
□安铁生

我们的少儿时代早晚常吃茶泡饭,因为煤是按家庭限量供应的,不问是最初用的乒乓球大的黑煤球,还是后来用的筒状有12个竖洞的蜂窝煤,让煤炉敞开下面的通风口用大火烧菜煮饭,一户一天只能集中在全家人聚得最齐的中午前或晚餐前。特别是冬天寒冷加热时间长、煤球耗量多,如不算计着节约用,到了月底全家怎能开伙?我家多半是在每天上午煤炉生火,用废纸先点燃木疙瘩再烧着煤球,那时荤菜一月只吃几回,天天一大碗蔬菜再煮一大锅饭,晚上吃粥或取中午剩饭加开水在炉上烫热,晚上再用余火烧些热水洗脚用,煤球炉就必须熄火。天天生煤炉是很麻烦的事,到了梅雨季节或天寒地冻,特别难燃着煤球,有时要生两次三次,还刺激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实在吃不消。后来用蜂窝煤可封微火过夜了,但总难免会有熄灭或火难蹿上来之时,遇此不济情况全家人只有饿着肚子等待了,如上街买点心面条既费时更费钱。

但是,如果瓦檐下通风处挂在铁钩下的竹淘箩里,存些冷饭那就好多了,就如现在的方便面可快速取食。饥饿就像是蜿蜒的蛇,整日昼夜缠着胃的日子里,取开水泡饭即可很快解决肚子唱空城计的问题。当然,南通人口头语习惯称的茶泡饭,实多为白开水泡饭,即昔日的快捷方便饭也。倘若家中没有开水,提个热水瓶去老虎灶也就解决问题了。而且这泡饭要比现在方便面环保多了,它没有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咸辣浓艳的调味品等)。我们男孩子整天跳跳蹦蹦活动量大,肚子易饿就特别难熬,于是茶泡饭过酱菜也是我们的救急之物。茶泡饭以中午新煮而又冷却了的新鲜饭最好。水泡的饭不能是烂饭,会糊软没嚼头;也不宜太硬,粒粗又糙也不行,以不软不硬没有结块的饭团“剩饭”最为理想。一次我下午放学后踢了阵皮球,

到家时饥肠辘辘,取下竹淘箩挖出一大块冷饭,见桌上有父亲刚泡的新茶叶末茶(那时买不起片状新龙井茶),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过来冲入碗里,少许绿末子散在白饭清水之上,若点点莼菜飘浮于湖面,甘冽素雅如一幅淡色水墨画,我举筷三扒两咽的,新米饭加新绿茶,一股浓郁的清香,从鼻到口再入喉进胃,大半碗泡饭连水带饭“忽忽”下肚,爽快至极,淋漓舒畅,至今难忘,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茶泡饭!

因为那时学校无茶水供应,外婆或母亲夏日每天都要泡几大碗或一壶藿香薄荷水凉着,取其泡冷饭也极不错,藿香的清香扑鼻、薄荷清凉解暑,不用酱菜就可将一碗泡饭爽快下肚。到了寒冬,茶泡饭的水越烫越好,才能使饭粒快速涨开,有时天太寒冷,要泡两三遍才会热气腾腾,大口吞食下去,四肢发暖头上冒烟,南通俗话称“修完了肚肠庙”(意为填饱了肚子),当然十分惬意。

有人考证茶泡饭最早记载于五代。学名叫“水饭”,五代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篇》有这样的文字:“郑渗姊谓弟曰:‘我未及餐,尔可且点心’,止于水饭数匙。”宋代,“泡饭”一名已正式面世,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二书中,都曾出现。清代乾嘉年间刊印的《浮生六记》在苏州可谓家喻户晓,著者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位治厨高手,她十分喜欢“茶淘饭”,以至于到了“每日饭必用茶泡”的境地。《红楼梦》里,借贾宝玉口至少三次提到了茶淘饭,如“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爪肫忙忙的咽完了。”(四十九回);“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六十二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皋冒辟疆在散文小品《影梅庵忆语》中记述了董小宛也爱食温茶淘饭。《中国烹调大全·古食珍选录》:“冒妾董小宛精于烹饪,性淡泊,对于甘肥之物质无所好,每次吃饭,均以一小壶茶,温淘饭,此为古南京人之食俗,六朝时已有。”言下之意,董小宛离开南京秦淮河,把吃这温淘饭的习惯也带

烟火
□侯求学

烟火
只是在人间

当年
向左邻右舍
借面借油
虽说大家都没有
可我从没空手而回过
那是父母平日里就攒在那儿了

一家来了贵客
那是家家来了宾客
那是一个村子的面子
我从小就在这烟火中

生活

那年
我爸没上完课
叮叮咣咣的破车
一路响回家
响到我劳作的田边
我考上了的喜悦
似乎随着家乡悠悠的烟火
弥漫了整个村落
第一次出远门啊
满衣兜装的是乡亲的
叮咛
正是这殷殷的叮咛啊

到如皋。

热水泡冷饭在过去千百年来,是穷苦人解饥温心的救命食,汉代韩信受漂洗衣的老妇人的一饭之恩;和尚托钵行天下,乞丐碗中的剩饭残羹,在寒冷之时,无不以热水一冲吃得痛快。“文革”期间,钱钟书被送去劳动改造,天天带一盒冷饭泡点开水作午餐。一个热天朋友闻到其饭已出馊味,劝他勿食,钱钟书说:“我知己变质,但不吃要饿肚子,我先吃过消炎药了。”于是他用开水多淘两遍,还是将馊饭吃了下去,饿着肚皮还要做繁重劳动,实在吃不消啊!

日本的武士在行军作战中,用热茶泡米饭,加上佐料,即饮即食,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充饥提神,故被称之为“武士之食”。最传统的日本茶泡饭,通常会选择梅子、鱼肉刺身等,具有很好的解酒、消食、养胃的功效。周作人欣赏日本民族在生活上“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提到在日本普通人家只做早饭,白米饭做早点菜做便当中午吃,晚上回去再把早上剩下的饭用热苦茶汁子泡一下,加腌菜吃,“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等为佐,很有平淡而甘香的风味。”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写过:“谁家莲花吹散,黄昏茶泡饭。”简素的茶泡饭竟能写出如此优雅的诗情画意,美!

南通旧风俗认为夏天茶泡饭吃多了会黄脸,不知其道理何在?还有说大年初一不可食汤泡饭,否则新始一年出门容易下雨;也有说法是年初一吃汤泡饭可致诸事泡汤。反正新春佳节每家总有不少糕点,还要吃汤圆预祝全年团团圆圆,此时茶泡饭当然靠边站了。夏收秋收大忙季节,昔日农民很是辛苦,水泡饭是快捷食品。营养学家认为茶泡饭多为碳水化合物,且水多冲淡胃酸不利消化吸收,常吃多吃会营养不全面不健康。而今南通人早点的花样繁多,荤素搭配,还要加豆浆牛奶等。但我们不要忘记艰苦日子里,解决人们饥饿、为延续生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茶泡饭!

